

青少年哲学丛书

WEIHE
ER
XUE

[日] 佐藤忠男 辻仁成 萩原叶子 吉村作治 著 昕风 译

为何而学



- 我的学问
- 好奇心的深呼吸
- 起步无年龄限制
- 学己所好的快乐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WEI HE
ER
XUE

[日] 佐藤忠男 辻仁成 萩原叶子 吉村作治 著
昕风 译

为何而学

■ 青少年哲学丛书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何而学/[日]佐藤忠男等著;昕风译.-南宁:广西教育出版社,1999.8

(青少年哲学丛书)

ISBN 7-5435-2872-X

I. 为… II. ①佐… ②昕… III. 学习方法-青少年读物
IV. G7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5269 号

青少年哲学丛书

为何而学

[日]佐藤忠男

辻仁成 著
萩原叶子

吉村作治

昕风 译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8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0219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gep.com.cn>

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@gep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2.875 印张 43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 001—10 000 册

ISBN 7-5435-2872-X/B·9 定价:4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原 书 名:何のために勉強するのか?

版权所有:佐藤忠男 辻仁成 萩原葉子 吉村作治

原出版者:日本ポプラ社

中文版权所有: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获日本ポプラ

社授权独家出版发行

版权中介:中国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桂图登字:20-99-051 号

“青少年哲学丛书”编译委员会

主 编 高增杰

副主编 郝玉珍 谢建猷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卞崇道 刘金才 周维宏 胡令远

郝玉珍 高增杰 谢建猷

前 言

没有自己的哲学，一个人便无法生存。我为什么活着？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？通过不断的思索，我们的认识会不断加深。同时，更多的疑问也会伴随着思索而出现。但是，正是在不断的思索中，我们才感到真实的存在。真正的哲学也由此诞生。

个人的存在是渺小的，需要周围无数人的支撑。置身于由个人集合而成的社会关系之中，如何度过自己富有个性的人生？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？

对于这些日常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思索，就是这套“青少年哲学丛书”的初衷。

这里所有的作者都是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长辈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。我们相信，这套书对于前途无量的你们，会有所帮助和激励。

青少年哲学丛书

为何而学

目 录

QING SHAO NIAN ZHE XUE CONG SHU

• 佐藤忠男 我的学问

• 辻仁成 好奇心的深呼吸

• 萩原叶子 起步无年龄限制

• 吉村作治 学己所好的快乐

1

21

37

61

青少年哲学丛书 - - - - - 为何而学

我的学问

佐藤忠男 著



作者简介

佐藤忠男，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出生于新潟县新潟市。新潟市立工业高中毕业后，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评论集《日本の电影》，获电影旬报奖。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，担任《电影评论》编辑。此后一直从事自由创作活动，主要撰写电影、大众文化、教育问题等多方面的评论。著有《日本电影史》（获艺术选奖、文部大臣奖）、《新劝学篇》、《作为权利的教育》等多部著作。与亚洲电影界交往尤为密切，担任各种电影节的执行委员会主席，致力于电影的交流与发展。

● 何谓学问？

我想谈谈做学问的乐趣。

何谓学问？顾名思义就是“学”和“问”。“学”就是学习。学习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，有时甚至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，这你们都知道。但是，仅仅靠学习还称不上学问，只有加上“问”后，才能成其为学问。光学习也许会觉得没趣儿，但一旦成为学问，你就会觉得乐趣无穷！

那么，何谓“问”呢？简言之，就是提问。有不懂的地方就问朋友，问哥哥姐姐，问父母，也可以问老师。但你们可能只会问一些他们能回答的问题。

你可以根据对方的身份判断他能回答的知识范围。如果是朋友，他也许知道关于新游戏或其他方面你所不知道的事情；哥哥姐姐一定知道你课本中难题的解答方法；学校的老师会念哥哥姐姐也念不出来的汉字；妈妈也许对某个亲戚的身世很了解，但你若问她你不会解答的数学方程式，她不一定能答出来。因此，你们已经从经验中了解到，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，而不能回答那样的问题。甚至还知道，你若问回答不出来的问题，大人有时会生气。“爸爸、妈妈，你们为什么会生下我？”你能问大人这样的问题吗？即使这样问了，如果父母回答说“那是因为父母真正

相爱的缘故呗”，那还可以，但一般日本人嘴上不说“爱”字，通常也不会想到孩子会问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往往不知如何回答，也可能生气地说：“这种问题能问父母吗？！”

你们实际上知道会是这种结果，所以一般也不会问父母这种问题。你们也不会问老师自己怎么生下来的问题吧，但会跟朋友讨论，然后加深探讨，思考生命的不可思议，或看一些书，了解“性”的秘密。这时，你就会感受到提问、讨论和掌握的乐趣！因此，你们已经了解对不懂的东西提出疑问，通过请教别人或看书获得这方面知识的乐趣。然而，孩子们了解到的性知识与成人们爱的世界是两码事。你们别以为仅仅了解男人和女人如何生孩子这一性知识，就可以知道父母和自己的关系，因为男人和女人，父母和孩子之间除性方面的关系外，还存在着纯精神的爱情纽带、家族关系，是非常复杂的。而且，其中还有不宜明说的秘密部分。人们相互不揭对方的短处，否则就会使人尴尬，所以这种事情一般羞于说出口。

因此，对于向谁问什么事情才不会使对方尴尬，同时也不至于使自己无地自容，你已经了解不少。这不仅限于性的问题。另外比如，跟穷人谈贫穷会让人难堪，过多地询问残疾人的伤残就会失礼。

就这样，你们事先已经把许多问题封闭起来了，以为能提问的问题也不过就是新游戏的情报、今晚妈妈做的点心或课本中的疑难问题。实际上，明知问后

会使对方难堪的问题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，必须把它悄悄地藏在心底。这就是礼节。如果大家都不遵守礼节，社会将会一团糟。

然而，讲礼节绝不是说就不能抱有上述疑问，应该是问题越多越好。而且最好是事先在心里酝酿一下，再谨慎地提出来。

因为你们还年轻，不，正因为你们年轻、纯洁，心里才会常常闪现重要的问题：何谓生？何谓死？我为何生于此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死了会怎样？等等。这些问题将难住被问方，因为谁都难以回答。当你明白问了也只能是难为对方时，你也就不想问了。

我的孩提时代，日本是与中国和美国打仗的军国主义时代。日本声称要用军事力量把亚洲从西方的统治中解放出来，而实际上是侵占亚洲国家。而且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，因此日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。当时学校教导我们：日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。

此话听起来也不别扭，所以我对此从不怀疑。但有一次在学校，老师当着同学们的面，要我谈谈生在幸福的日本，这下真把我难住了。我对自己生为日本人从未感到不满，但要我举理由说明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，我可回答不出来，因为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我想说“因为日本景色秀丽”，但一想，瑞士景色也不错；我想答“日本军队是世界一流的”，但又觉得不要贬低美国为好。就这样，我不知如何是

答，只好沉默不语，结果被老师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老师期待的回答是：因为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神国！

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唐，但社会上有很多事情都规定，别人问什么你就必须答什么。由于多数时候是有其正当理由的，我认为也无妨，但如果社会本身发生出轨现象时，怪异的思想就会被强制性地当做“常识”。可怕的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被强制的一方竟然也会不加怀疑地接受！但也有像我这样思考其真伪性的情况。对社会认为是常识的事情进行反思并究其原因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要是仅仅说你傻倒不要紧，但我是被怀疑缺乏爱国心！在战争期间受这种怀疑是非常危险的。为避免这种危险，最好是按照教你的“常识”回答，这样无任何把柄可抓。可这样一来，危险是避免了，却把可疑的“常识”信以为真，这是很可怕的。

学校的老师都说有不懂的问题就问，但如果问题超出不触犯他人的范围，那就麻烦了。因此，人们就不再问超出常规范围的问题，不久连自己想问的问题都淡忘了。于是，就变成了成人。

然而，世界上也有把难以回答的问题藏在心里且永世不忘的人，只有这种人才适于做学问。但像“活着为什么”这种重大问题，也许一辈子都解不开，如果急于在年轻时找出答案，那么很可能会得出“活着没有意义”这种武断的结论，以至于会自杀。实际

上，这样自杀的年轻人也确实不少。

你们在学校期间还不明白自己在社会上将会发挥什么作用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对这个社会是否必要，所以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可有可无，从而产生内心更深刻的问题——活着究竟有无意义？等你走上社会，工作、结婚、生孩子后，你就会慢慢发现你的周围有需要你、依靠你的人。这才真正地教了你生活的意义！

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钱。通过工作，你会与社会建立牢固的关系，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，体会到受人帮助的快乐和帮助别人的满足感。

为什么帮助别人会有满足感呢？因为你从中可感受到还有比自己的生命更大更复杂的家庭、团体、民族以至人类这一生命锁链，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当做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从而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。这时你会感到一直隐藏在你心底的问题，如生命的意义这种一生都难以找到答案的抽象问题，无形中开始变得具体了，而且找到答案了，心里会感到十分喜悦。

抓住既能消除自己的烦恼也有助于他人的问题，你就会从有益于社会、有益于他人中找到欢乐！

这样，真正的学问开始形成了。在学校期间，老师只教自己已知的知识，而现在，你需要自己找出问题，对未知的东西进行调查、思考，与同行们交流知识，交换意见，相互探讨，然后加以总结。这就是学问！

但不一定非成为专家不可。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爱好，或做一名业余专家，对心中自然形成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、得出答案。我就没有上过大学，年轻时在工厂边干活边研究电影。

我原来是电影评论家。我尽可能多看全世界的各种电影，然后评其优劣。评论这项工作并不是做学问。说某个作品好或坏，全凭个人的喜好，作品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确切而客观的事物，而学问是要寻找对任何人而言都真实而客观的答案。

但评论工作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。在电影的优劣判断上虽没有共同的客观标准，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超越好恶感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东西。评论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作品价值中这种共同的东西。

为进一步深入理解作品，有时还必须追溯电影的发展史，考察有关人的生平和思维方式，作品的社会背景等。做到这一步，就可称之为学问了。因为必须调查确凿的证据，同时举出人们都能接受的理由。我的性格是，在评论每部电影时，非写出人们都能接受的理由不可！所以我的电影评论自然就朝着学问研究的方向发展。

但是，自然发展并不是说无意识地发展，这种发展是有动机的，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心里就装着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前面已稍稍提到，我的少年时代是日本侵略亚洲，与美国等许多国家发生战争的军国主义时代。在

那个时代，谁要是怀疑学校老师和大人们说的话，谁就会倒霉，所以我即使心存疑惑也不敢深入思考。于是，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忘了。我小时候心里确实装过许多珍贵的问题，但遗憾的是大部分都遗忘了，对战争也不加怀疑，自己也准备去打仗、杀敌甚至牺牲。幸好我 14 岁时日本战败了，我得以生存下来，重新推敲起悄悄地留在心底的几个问题。

日本为什么要发动这种无谓的战争？

战败后想想，军国主义者及其领导人所说的话简直是一派胡言！

但为什么国民毫不反对地顺从呢？

日本社会有什么缺点？与外国相比如何？

如果说日本人也有优点，那优在何处呢？

日本人过去一直瞧不起亚洲人民，那亚洲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今后应如何与亚洲人民相处？

世界和平能不能通过民主主义来实现呢？

这些问题都很大，但我在看电影时，心里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，想从电影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当然，电影是不可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。但如果你带着这些问题去看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电影会使你把这些抽象的大问题化做身边具体的事情来考虑。比如，对于军国主义时代和民主主义时代男女交往方式的差别问题，电影是通过男女的态度、表情和行为方式等具体行为来体现并促使人思考的。所以我走上一条看